

马桥词典

马桥词典

《马桥词典》 条目首字笔画索引

一 画	小歌以及其它) 30 乡气 21 一九四八年 (续) 127	下 (以及穿山镜) 92
二 画		四 画
九袋 97		天安门 347 不和气 215 不和气 (续) 222 开眼 374 月口 96 公地 (以及母田) 94 公家 133 双狮滚绣球 201 火焰 251
三 画	三毛 206 三月三 8 三秒 297 亏元 365 马同意 243 马桥弓 9 马疤子 (以及 1948 年) 108 马疤子 (续) 120	五 画
		龙 63

龙 (续) 67
 打车子..... 236
 打玄讲..... 267
 打起发..... 118
 打醮..... 115
 民主仓 (囚犯的用法)

..... 342
 白话..... 391
 台湾..... 136
 汉奸..... 143
 归元 (归完) 389
 发歌 48

六 画

老表 12
 夷边..... 172
 压字..... 330
 同锅 27
 红花爹爹..... 255
 红娘子..... 155
 朱牙土..... 319
 企尸..... 377
 江..... 1
 军头蚊..... 132
 问书..... 285

七 画

走鬼亲..... 246
 呀哇嘴巴..... 241
 你老人家 (以及其它)

八 画

..... 260
 现..... 274
 枫鬼 68
 肯 74
 罗江..... 2
 官路..... 396
 话份..... 174
 怜相..... 317
 怪器..... 353
 放转生..... 360
 放藤..... 304
 放锅 28
 宝气..... 194
 宝气 (续) 198
 泡皮..... 339

九 画

科学 40
 茹饭..... 263

梔子花, 茉莉花..... 362 罢园..... 321

挂栏..... 212

背钉..... 232

贵生..... 76

贱..... 82

荆界瓜..... 125

结草箍..... 280

狠..... 351

神..... 217

神仙府 (以及烂杆子) ... 32

觉..... 46

洪老板..... 204

觉觉佬..... 54

津巴佬..... 307

十 画

葛玮..... 299

根..... 234

格..... 184

破脑 (以及其它) 316

哩咯啷..... 61

晕街..... 165

豺猛子..... 193

流逝..... 107

浆..... 142

冤头..... 150

十 一 画

梦婆..... 84

黄皮..... 163

黄茅瘡..... 329

甜..... 16

清明雨..... 213

十 二 画

散发..... 105

黑相公..... 287

黑相公 (续) 288

隔锅兄弟..... 384

蛮子 (以及罗家蛮) 5

渠..... 157

道学..... 162

十 三 画

碘酊..... 20

嗯..... 378

煞..... 188

十四画以上

模范..... 266

满天红..... 181

△江

马桥人的“江”，发音 gang，泛指一切水道，包括小沟小溪，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如同北方人的“海”，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重视大小，似乎是后来人的事。

英语中的 river（江）与 stream（溪），就是以大小来分的。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fleuve 指入海的河流，riviere 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与大小无涉。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不是一一对应的。

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仅在声调上作一点区分。“江”发平声时指大河，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外人须听得时间足够的长了，才不会搞错。我刚到马桥时，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兴冲冲寻江而去。走到那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有倏忽而逝的水蛇，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

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以前的水很腻，烧得，可以拿来点油灯。

△蛮子（以及罗家蛮）

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700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

最早的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大体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串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而睡，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珞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木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